



点 滴

争宠的雁鹅

□ 黄小平

科学研究揭示,母雁鹅倾向于向那些羽毛绚烂、翅膀丰满的公雁鹅表达青睐。这使得公雁鹅们不遗余力地装扮自己,它们或沐浴阳光以增亮羽毛色泽,或刻意锻炼翅膀以使其壮硕。然而,亮丽的羽毛如同鲜明的靶心,吸引了更多天敌;而过于厚重的翅膀,则成了逃避天敌追捕时的沉重负担。如今,这种争宠之战,已使雁鹅族群步入濒危。

雁鹅争宠的现象启示我们,追求外在的认可与宠爱,不应以牺牲内在品质与能力为代价。真正的成功与幸福,不应建立在取悦他人的基础之上,而应源自内心的充实与自我价值的实现。愿我们不要成为“争宠的雁鹅”。

——摘自《广州日报》

解执自安

□ 徐九宁

人一旦被某事持续困扰,就说明其很难有能力真正解决,此时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管,否则这件事会天天消耗自己。

很多事都能解决固然好,倘若解决不了也没关系,天不会因此塌下来,人生也不会因此而毁掉。内向的人不需要试着让自己变得外向,平凡的人不需要逼着自己向功成名就进发,做好自己,保持内心的自洽,安顿好灵魂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摘自《今晚报》

天性

□ 纪伯伦

人听不懂枝头小鸟说的是什麼,也听不懂鹅卵石上轻轻流淌的泉水叮咚声和缓缓推向岸边的阵阵涛声。人不解雨水不住地滴落在树叶上讲述的故事,不懂其用轻柔的指尖敲击玻璃窗时讲述的故事。人也不懂微风对田野上花朵诉说的是何种情愫。不过人能理解所有这些声音的意义,因此,人才时而高兴为之震颤,时而忧愁为之悸动。

一些声音用一种非常幽幽的语言呼唤他,智慧将之置于人的天性面前。于是,心同自然频频交流,而他自己却默默无言,犹豫惶惑,伫立一旁。

或许眼泪替代了人的语言,因为眼泪是语言最好的传递者。

——摘自《读者》



朋友之交

□ 张建云

《论语·子张第十九》: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大概意思是:孔子的学生子夏在老师去世后自立门派,他的学生向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子张寻问怎样结交朋友。子张说:“子夏是怎么说的?”门人答道:“子夏说交朋友要讲究志同道合,可以相交的就和他交,道不同,不相为谋,不可以相交的就断然拒绝。”子张说:“我所听到的和你们老师的观点不同,我觉得一个有智慧、有德行的人既要有贤德的朋友,又要有普通大众朋友;既能够赞美善的、好的、强的,又能同情能力不够的、资质不高的,甚至有些道德缺陷的。”子张见子夏的学生有些迷惑,继而解释:“如果我是十分贤良的人,那我对别人有什么不能接受,不能包容的呢?我如果不贤良,那人家就会拒绝我,又怎么能说我交到坏朋友呢?”

王阳明先生的学生,也问过老师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子夏正确还是子

张正确呢?

先生说,子夏说的是小时候的交往方法,而子张说的是成人之间的交往方法。如果用好了,那么从小到大都不缺朋友,而且事半功倍。

《颜氏家训》说,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意思是,人在小的时候价值观尚未形成,很容易被人的思想和言行左右,但没有几个孩子是诚心学坏或学好的,只是潜移默化地被影响罢了。

所以,一个孩子在价值观没有形成的时候,所接触的人是正知、正念、正能量,还是消极、负面、负能量,决定其一生的走向。

《涑水闻记》中记载着北宋名臣张奎母的事迹。儿子每次请朋友到家做客,她都在窗外悄悄听着,朋友和儿子谈论学问,她设宴招待。如是嘻嘻哈哈,不谈正事,就不管饭吃。

如今看来,虽然有点过分,但能说明张奎母亲重视儿子结交朋友的问题。一个孩子的成才,始于立志、学习、习惯,得益于朋友。敬请广大父母教会孩子交朋友吧。

——摘自《今晚报》

叶圣陶的“教”与“不教”

□ 朱梁光

叶圣陶先生的长子叶至善介绍小时候父亲是怎样教授他作文时,用了“不教”这样的字眼。原来,叶老从不给孩子教授作文入门、写作方法之类的东西。他只要求子女每天要读些书,至于读什么,悉听尊便。但是读了什么书,懂得了什么,都要告诉他。除此之外,叶老还要求子女每天要写一点东西。写什么也不加任何限制,喜欢什么就写什么:花草虫鱼、路径山峦、放风筝、斗蟋蟀或听人唱戏、看人相骂等均可收于笔下。

叶老在指导孩子作文、教育孩子成长的过程中,不教中有教,其高明之处在于顺其自然,因势利导,启发培养孩子的兴趣和自觉,让孩子自觉成才、自觉成长,而不是强制、苛求。

不教中有教,集中体现在叶老精心为子女修改文章上。叶至善在兄妹合集《花萼》出版时的《自序》中记叙了当时的情景:“吃罢晚饭,碗筷收拾过,植物油灯移到了桌子的中央,父亲戴起老花眼镜,坐下来改我们的文章。我们各据桌子的一边,眼睛盯住父亲手里的笔尖儿,你一句,我一句,互相指责、争辩。有时候,让父亲指出了可笑的谬误,我们就尽情地笑了起来。每改完一段,父亲朗诵一遍,看语气是否顺畅,我们就跟着他默诵。我们的原稿好像从乡间采回来的野花,蓬蓬松松的一大把,经过父亲的选剔跟修剪,插在瓶子里才

还像个样儿。”叶至诚也描写过父子们一起改文章的情景:“父亲先不说应该怎么改,让我们一起来。你也想,我也想,父亲也想,一会儿提出了好几种不同的改法。经过掂量比较,选择最好的一种,然后修改定稿……”3个孩子,一起跟父亲学写作,仿佛在进行一场竞赛,每个人都暗自憋着劲要超过其他人。这是一种多好的学习氛围,其中有指导、有点拨、有热烈讨论、有激烈竞赛。3个孩子长大成人后个个成才,确实得益于叶老的“不教”。

叶老重言教更重身教,其身教影响和示范对子女来说更全面、更深刻、更耐久、更具魅力。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圣陶是一个具有独特风格的作家。细密的观察、客观的写实,亦庄亦谐、庄谐结合的笔法和朴实朴素、凝炼精粹的文学语言,这一切构成了叶圣陶现实主义创作的艺术个性。叶圣陶“一直留意语言”,他的语言有一种不雕凿、不做作的朴素美。他很少用浓艳华丽、华而不实的词藻,他的作品中很难发现冗长拗口、曲里拐弯的欧化句子。他特别讲究锤炼造句,讲究以少胜多、一语传神,自称有“斟酌字句的癖习”。叶老以身示范的艺术追求和人格修养,对孩子的影响更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摘自《思维与智慧》

路的尽头,是一片海

□ 里则林

我家附近有条国道。我时常研究国道另一头是什么地方,生活着什么样的人,那里的人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

我把这一堆问题抛给我姐。我姐说,国道另一头是我国,那里生活着中国人,吃米饭、穿衣服、做事情。

原来世界这么小。原来这一条在我看似漫长无尽头的道路的另一头,和我的所见所闻都是一样的。

小时候关于路的尽头,我有很多的幻想。我家附近大大小小的街巷小路都被我幻想过,这条街的尽头是一座城堡,那条巷子的尽头住着一个老巫婆。

然而真正让我在意的是一条不知名的黄沙路。那时我在外婆家,我站在路中间,表哥指着前面对我说,这条路的尽头是大海,有很多螃蟹、小虾,还有船。我顺着表哥指的方向踮着脚眺望,内心充满向往。

我时常站在外婆家的天台,垫上两块砖,向着那条路的尽头眺望,希望能看到一抹蓝色。也许是路太长,也许是我太矮小,我什么都看不到。天台上风总是很大,我坚信这些都是海风,我逆着风用力地吸着,想研究出大海的味道。

后来我总结出来,海风是花生味的。我把这个发现告诉邻居小孩,他笑了,带我到街角,指着一家压榨花生油的小作坊,说你闻到的花生味都是从这里来的,不是从大海来的。

那一个假期,因为外婆身体不好,加上表哥太忙,我只能在家里幻想那条路的尽头处那片无边无尽的蓝色。

后来假期结束,我回家的时候,坐上爸妈的车子,车子沿着黄沙路一路开去。我睁大眼睛一直盯着前面。车子一直开,但是直到黄沙路不见了,直到出现了黑乎乎的马路,直到车子转弯,我也没看见那片海。我沮丧地问妈妈,为什么没有大海?妈妈反问,谁跟你说有大海?我说,表哥说了,这条路的尽头是大海。妈妈和爸爸都笑了,笑我傻,告诉我这里没有大海。

当我知道这条路的尽头并没有一片海的时候,无比的失落和沮丧。就像你盼星星盼月亮,天空却飘来一朵小乌云。

后来我对大海总是念念不忘,直到很多年后,我在三亚看着大海,虽然晚了好多年,但是仍然不能抑制心里的激动,的确大海没有我多年来想象得那么美,也没有随处可见的小螃蟹、小虾和船。然而站在它面前,我心满意足。

也许,路的尽头有一片海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然而就算如此,我觉得也不该对大海失去向往,不该消退走完那条路的热情。人的一生就是在走一条很长的路,我总相信路的尽头有一片自己的海,只有你能看到、感受到它的美丽和无边,那里有你喜欢的小螃蟹、小虾和船。

——摘自《青年文摘》

